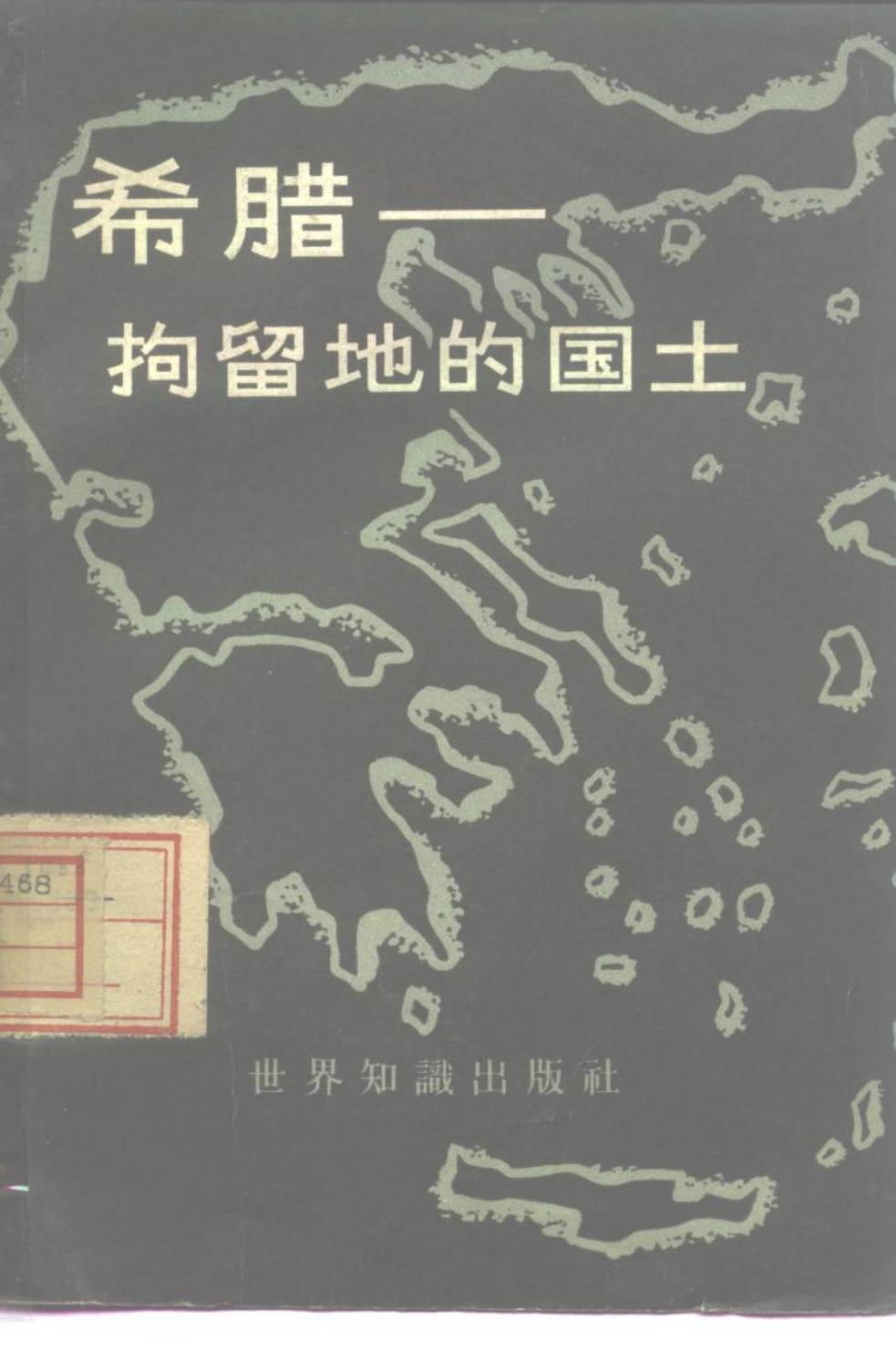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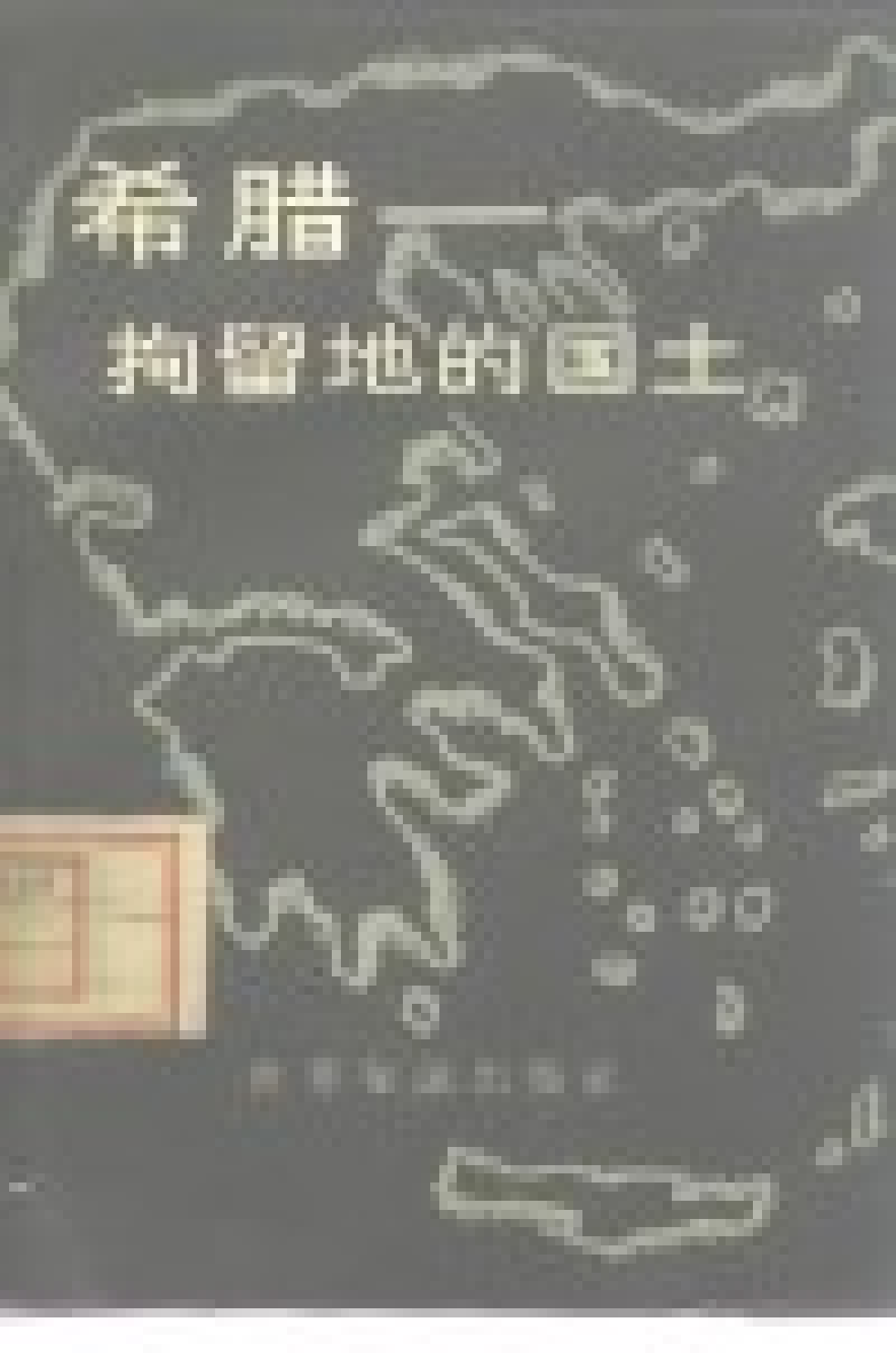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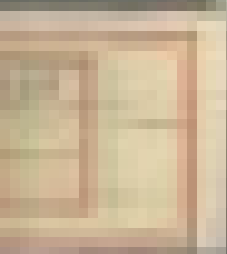
希腊—— 拘留地的国土

468

世界知識出版社



希腊—— 拘留地的国土



世界知识出版社

希腊

拘留地的国土

希腊政治流亡者拯救格列索斯委员会編

何 欽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0年·北京

GRECE

TERRE DE GHETTOS

Edite Par Le Comite Des Refugies Politiques
Grecs Pour Le Salut De Manolis Glezos

根据希腊政治流亡者拯救格列索斯委员会
編輯出版的1959年法文版譯出

希腊——拘留地的国土

希腊政治流亡者拯救格列索斯委员会編

何 欽 譯

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千面胡同2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印刷者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

發行者 新华書店

定 价 每 本 一 角 三 分

开本787×1092毫米☆·印張1 $\frac{1}{2}$ ·字數25,000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3003·530

編者的話

1959年希腊反动政府在国内掀起一股黑風，对希腊民族英雄格列索斯和其他爱国者进行了蛮横无理の审讯和迫害。这是希腊反动派对全国民主进步力量的又一次瘋狂的进攻。这一反动行动立即引起整个进步人类的憤慨和抗議，形成声势浩大的声援格列索斯运动。尽管希腊反动政府千方百計地迫害这位1941年曾經英勇地在雅典城堡挂起独立自由旗帜的民族英雄和其他爱国者，但是在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面前，它的阴谋终于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格列索斯“案件”虽然暂时告一段落，可是希腊反动派并没有停止对希腊民主进步力量的进攻。目前还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被关在牢獄里，長期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或者遭受着其他形式的殘酷迫害。这本书就是这些英雄的希腊兒女对希腊反动政府提出的充滿血泪的控訴和向世界各国人民發出的正义呼声。全世界爱好和平和爭取进步的人民密切地注視着希腊反动派的行动，再接再厉地声援成千上万仍旧遭受着迫害的希腊爱国者。为了使我国的广大讀者进一步了解希腊反动派的罪恶行为和更有力地声援希腊爱国者，我們特將本书譯出出版。附录中收入的一篇文章扼要地介紹了战后希腊反动派勾結美英帝国主义进攻民主力量和希腊民主进步力量百折不撓地坚持斗争的历史，对于了解当前希腊国内的局势有一定的帮助。

目 录

向全世界正直人士呼吁	1
我們不打算列举墓中人的名字	4
饶倖活下来的人	4
民族抵抗运动的战士	4
战后暴政下的受害者	7
反对政府的政治家	8
“被判处徒刑的人們”	10
他們怎样生活	13
他們怎样死	16
“居家流放犯”	19
家庭的悲劇	22
格列索斯“案件”	27
我們向你們呼吁.....	29

附 录

英雄的史詩 不灭的火焰	祖 存 31
-------------	--------

向全世界正直人士呼吁

世界大战結束十四年了，在这段時間里，全世界正直人士曾屢次注視过希腊。

我們这个小小的国家几次淪为战場，而在这个战場上所进行的战争的意义却远远超出我們的国界。

最主要的当然是政治战争。因为自从我国被占領一直到今天，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的一些重大問題在希腊一再提出来：要民主还是要法西斯主义？要独立还是要屈从于外国？要和平还是要战争？为了解决这些問題，各个政治陣营都毫不掩飾地提出自己的主張，因而它們之間的冲突在希腊表現得非常激烈。

不仅如此，我們这里所發生的事情远远超出了純政治性的概念。这里所涉及到的，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有关人类的荣誉和尊严，有关人类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或者更明确地說，有关作为一个人应有的繼續生存的权利。

因为在希腊出現的一些問題，是这样带有根本性和普遍性，以致这些問題包括并且超出純政治性的概念。未来的胜利屬於誰呢？是人类呢，还是蔑視、踐踏和污辱人类的那些人呢？是自由思想和灵魂呢，还是企圖用暴力压制自由思想和灵魂的那些人呢？人类将走向哪里？是日趋进步、光明呢，还是被迫后退，重新陷入另一个新的中世紀黑暗时代呢？是走向人道的康庄大道呢，还是彷徨于恐怖的泥潭和遍地豺狼的荒野呢？

這就是希臘所發生的事件給人們提出來的問題。因此，這些事件，除了民族意義以外，也具有全人類意義。

除了千百萬有覺悟的社會進步人士以外，還有無數沒有任何政治見解的人，這些人有一件事是牢記在心的。這些人忘不了法西斯分子在世界上橫行霸道時對意識、理想、故鄉的蹂躪和他們的野蠻行為，他們把博物館的圖畫和書糟塌得彈痕累累，他們在大火焚燒下的、母親懷抱著嬰兒死去的房屋周圍跳著野蠻的舞蹈；他們實行了種族絕滅政策，運用了焚尸爐，把人類變成比死尸還可怕得多的東西；工業用肥皂！世界上千千萬萬人既然不能忘掉這一切，也就會忘掉反法西斯的抵抗運動，不會忘掉他們满怀希望、有計劃有理想地展開的抵抗運動。他們正是因為看到這些理想和希望在希臘受到了踐踏，才採取了反對的立場。

此外，還有無數的人。有男人有女人；有博學之士有普通工人；有盛名遠揚的藝術家，也有卑微的家庭婦女；有信仰宗教的，也有無神論者；有年邁的院士，也有年輕的中學生；有熱愛過去的人，也有憧憬著未來的人；有教會的首腦人物，也有純理性主義者；這千千萬萬人就是因為正直，這千萬個高尚的靈魂就是因為看到在希臘遭到踐踏的正是自己一直信仰著的某些正義和人類道德的原則，所以他們採取了反對的立場。

千千萬萬人所採取的反對立場並不是毫無效果的。雖然他們沒有能夠每一次都制止住創子手的血手，他們卻屢次勝利地拯救了人們的生命。他們曾成功地拔掉了某些最可咒罵的集中營四周的鐵絲網，在他們的壓力下，監獄的門打開了，讓孩子回到母親懷抱，讓父親重新回到孩子身邊。是的，有一些人不到老年頭髮就白了，有一些人受了不可醫治的創傷，但他們畢竟是從死神手中奪回生命來的。

那些重新見到自己兒子的希臘母親們，那些重新有了父親的孩子們，一想到他們在快要絕望的時刻得到了全人類的支援，就非常感動。希臘人民對各國的正直人士，對那些聽到他們鬥爭的回聲而站在希臘人民這一邊的正直人士，表示萬分感激。

我們向這千千萬萬的正直人士再一次地呼吁……

我們不打算列举墓中人的名字

下面短短的几頁不准备叙述历史。如果要叙述希腊在这漫长的十四年过程中所發生的危害个人和破坏人类理想的罪行，恐怕会摆滿将来的圖書館的許多書架。

可是在目前，我們不願意为过去多費工夫，我們只想談談現在。我們不打算列举墓中人的名字，却要回顧一下僥倖活下来的人的命运。我們打算談一下被監禁但还在呼吸的人，我們談一下那些不管怎么样还繼續活着的，也就是还能够得救的人……

僥倖活下来的人

世界輿論普遍知道有成千上万的希腊人長期被关在監獄和集中营里，但是不能經常确切地知道殘害希腊人民的人們究竟殘酷和无耻到什么程度，不知道这些人十四年来一直在怎样虐待千千万万的公民，而这些公民的唯一罪名却是因为他們过去是爱国志士。

民族抵抗运动的战士

直到現在，还有一千二百名民族抵抗运动的战士在希腊監獄里受折磨。

十四年的时间，对那些过着牢獄生活的人来说，等于永

远，等于无穷无尽的严冬和酷暑。但是，这十四年并不能使世界各国的正直人士忘掉那些可怕的岁月。

每个人都記得，那时，祖国的人民和全人类曾竭尽一切力量来經受那场严酷的考驗。那时，热爱祖国已經不是一般的概念，而是每日的行动；那时，在各个被占領国家里，有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抛弃了家园和财产，离开了自己的职位，放下了个人的抱負，参加到殊死的斗争中去。盟国的电台日日夜夜地呼吁：“打击敌人，切断敌人的交通，毁坏桥梁和公路，炸掉軍械倉庫，牵制住主要战綫后方的敌军。进攻啊，打击啊！”

直到今天还被囚禁在監獄里的一千二百名希腊人，就是在这些呼吁之下奋起行动的那些人，就是上面提到的侥倖活下来的人。其中很多人已經不在了，但是，我們刚才說过，我們不去列举墓中人的名字……

这些侥倖活下来的人，曾屡次敘述他們的悲惨經歷。他們在敘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声音激动，充滿自豪感，因为他們在危急的时刻无愧于祖国。他們从来也沒有向敌人屈膝求饒，他們从来沒有在自己应付出的巨大牺牲面前表示畏縮，他們从来也沒有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向后倒退。但是，他們的聲音也充滿无限的悲痛，因为他們受到了極不公正的打击：正当他們渴望着祖国了解他們的时候，他們却受到迫害，而且迫害他們的人几乎总是在祖国危急关头背弃祖国的那些人。

他們問道：“这场战争結束了嗎？誰胜利了？我們在監獄里听說是我們盟国战胜了。但是胜利軍隊的士兵怎么样了？是被关进監獄，被槍決了？还是也象我們一样，十四年来一直受着折磨呢？”

我們本来可以在这里把这一千二百名爱国志士的名字一

一列举出来。我們本来應該把他們每一个人的丰功偉績介紹一下，把他們所參加过的战斗的統計数字提一下，談一談他們每一个人在戰場上所爭得的軍級，和中东盟軍总部為他們的輝煌战功而頒發的勳章。但是，这需要写好几百頁，因为，在这一千二百人的英雄傳記中，要是漏掉了一个都是严重的背义行为。

因此，我們只提一下，在一千二百名仍被关在監牢里的卓越的爱国志士中，有一些英雄在希腊人民心目中已經成了傳奇式的人物，他們的名字已經用金字写入我国的史冊。下面便是几个这样的人物的名字：

迪姆·塔索斯—布谷瓦拉斯，在1944年夏曾發動“秋收战斗”，取得了胜利，从占領者手中搶救出色薩利平原的小麦。

尼剛德罗斯·克白西斯，在希特勒匪軍撤退的时候展开了战斗，使比里犹斯港免遭敌人預先筹划很久的全面破坏。

揚尼斯·格拉馬卡吉斯—阿斯特拉波揚諾斯，在日拉里亞和隆加基战斗中立下了輝煌战功，最突出的是他拔掉了德国人准备在盟軍登陸时进行頑抗的烏尔利亞城堡。

拿破侖·帕帕揚諾普洛斯，他的战斗行动对于希腊的解放和爭取自由国家的实现貢獻巨大，因此曾荣获亚历山大元帅頒發的勳章。

这一千二百名爱国志士就是这样的人物。其中很多人在戰爭中受过重伤，有些在希特勒匪徒严刑拷打之后殘廢了，有一些已經被判处死刑，只是由于占領者倉皇逃跑沒有来得及执行才得以倖免。此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人中竟有一个曾經被希特勒匪徒行刑过的爱国者，他的名字叫柯斯塔斯·加苏里亞斯，他亲口敘述了虎口余生的悲慘遭遇：

“1944年2月，他們把我押送到巴特拉附近的斯特拉托內

斯行刑地点。我和其他的爱国者一起被槍決了。当时由于在其他地方有了紧急的軍事行动，德国人沒有来得及掩埋我們。等居民来掩埋我們的时候，發現我还没有断气，就把我救活了。我身上有两处彈痕，一处是从左眼下面进去从右耳边出来，另一处是从右肋进去从脊背上穿出来。”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希腊的殘暴統治者对人們的仇恨并没有因为看到这么多英雄的英勇牺牲而消除，他們依然那样殘暴，要使这个人遭受两次死亡的悲惨命运！

战后暴政下的受害者

下面是无数爱国人士中的另一些人。他們是“解放”以后暴政下的受害者。

希腊人民战胜了希特勒匪徒，摆脱了敌人的占領。他們热情地相信过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和当权者的諾言，他們曾以信賴的心情展望着将来。

但是，在最后一个希特勒分子还没有离开雅典的时候，希腊人民便看到另一件非常冷酷而且卑鄙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外国武装干涉和希腊寡头政客的进攻（也是武装的）；正当希腊人民流血抗敌的时候，这一小撮寡头政客却同占領者勾結着，或者至少是逃避开，等待着时机。

这种外国武装干涉和希腊寡头政客的进攻，导致对千万希腊人的大屠杀，最后引起了悲惨的內战。

我們再說一次，我們不打算写历史，人們都还清楚地記得使希腊籠罩烏云，使希腊人民陷入地獄般的馬克朗尼索斯①、

① 指馬克朗尼索斯死亡营。是希腊法西斯政府于1947年在希腊馬克朗尼索斯島上所設立的死亡营。1952年改为軍人集中营。——譯者

特別軍事法庭和被槍杀的种种事件，每一个人也都記得，統治者对于反对派政治活动家采取了多么殘暴的手段，他們逐步地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每一个家庭总有一个人——男人、女人或一个孩子——遭到殘杀、監禁或驅逐的迫害！

在这些事件和这些殘暴手段面前，人們都按照自己的見解、理想或自己的道德观念采取了反对的立場。另外也有一些人不願意采取任何立場，他們的道德观念同样是十分值得尊重的。

这几行字說明了一件極簡單的事情，要比那些政治事件簡單得多。这几行字使我們想到：在內战結束以后的十年中，希臘的監獄和集中营挤滿了千千万万在一个野蛮的、早已过去的时代被投进去的人們。

希臘人民，絕大多數希臘人民，甚至可以說全体希臘人民，都可能說：假使沒有这一小撮殘暴執政者，希臘人民一定早就度过混乱时期，重新走向光明了。希臘人民知道：人民不能总在仇恨里生活，国家不能总是分裂成两半。多少年来，希臘人民就渴望忘掉他們所經過的暴風雨。多少年来，希臘人民实现了民族諒解；但是无数的民主人士还是繼續生活在或者死在監獄和集中营里。

反对政府的政治家

下面是第三种人，他們在監獄里失去了健康和生命。

內战結束的日子来到了，每个人都相信国家可以逐漸恢复已經失去的和平，人們的生活可以走向正常軌道，政治生活也可以恢复自由思想互相竞争那种情况，恢复民主地組織起来的人民力量之間进行斗争那种情况。对于一个千疮百孔的

国家，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全国所衷心期望的。

可是，在希腊推行暴政的人们却反对这种愿望，反对这种关系人们生死的重大要求。他们从前那样做，现在仍然千方百计地继续使国家处于混乱，使人民不能合作。更严重的是，每当希望和平的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当人民不顾从事分裂活动的人们而互相携起手来的时候，这些分裂分子就制造新的阴谋，企图阻止强大的民族运动洪流。

他们仍然实行着恐怖法律和中世纪的不人道的强制手段，这些东西还是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前在“特殊情况”的掩饰下制定的，这些都早已过时了。他们又搬出了法西斯独裁政权在战前所准备的武器，例如1936年的375号法律^①，这项法律连法西斯独裁政权也从来没有实行过。希腊的残暴统治者通过警察、宪兵或保安委员会以及军事法庭来执行这些法律，力图破坏全国人民扫除一切障碍、澄清政治生活的热情。

他们日益看到他们不能够破坏这种热情，但是他们却办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杀人！如果他们不把人杀掉，就任意摆布人的生命，把人逮捕起来，流放到远方，多少年不闻不问。有一天他们想起来了，或者更简单地讲，他们看到这些人由于在被流放的孤岛上染上十几种疾病要死了，他们才加以理会。他们把这些人改为“准许回家流放犯”，在一定条件下准许他们回家或进医院。过了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以后，又把他们逮捕，再流放，然后又把他们解回来，这一次便成了“居家流放犯”。紧接着，直截了当地又把他们改为“流放犯”，而这一次要把他们放逐到另一个岛上去。有时候“居家流放犯”可能变成一个

^① 375号法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腊反动透顶的首相梅塔克萨斯于1936年所制定的法律，战后希腊反动统治集团凭借这个法律杀害了无数希腊民族英雄和爱国者。——译者

“被告”，然后再变成“被判刑”的人，只要沒有在規定時間到警察局去，罪名便会落在他身上。住几月監獄以后，再繼續遭受程度不同的和种类不同的放逐循环。

这就是他們所筹划的任意摆布无数公民的生命的把戏，这种作法比直接屠杀更加卑鄙无耻。

在受到这种摆布的无数人中間有民族抵抗运动的战士，也有解放以后时期的人民战士。但大多数人都只是反对政府的政策，另外什么也沒有。任何警察手段也沒能給他們編造出什么口供，只把他們說成是“間諜”或“奸細”。其实，口供并不是非有不可的，因為他們有的是其他方法，其中最簡單的是：在喝奶的时候，警察向这些住户——下次选举中不受他們欢迎的候选人或是反对派的一个代表，以及任何一个民主人士、正直的工会工作者，拥护解放塞浦路斯人或是反对在希腊領土上建立原子基地的人——的門上踢一脚，他們的命运就算决定了。

就是由于这些齷齪的手段——我們再重复一句——特別卑鄙的手段，使得整个希腊变成一个巨大的集中营；更正确一些說，使得希腊变成一个真正的拘留地的国土，因为它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成千上万而日漸减少的公民都过着一种沒有自由、受監視、受驅逐、受种种折磨以及在特別法律管制下的生活。

“被判处徒刑的人們”

外国讀者可能對我們有些怀疑。因为他听說過希腊監獄和集中营里所囚禁的人們并不是强暴措施下的受害者，也不是沒有任何法庭敢于审訊的永久“被告”。

外国讀者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其中也有被判徒刑的人。也有一些隨便在哪一天帶着一份口供被送上法庭，以便在那里參加形式上的宣判的人。

我們再說一句，我們不寫歷史。我們不願意述說我們國家在某種“司法”名義下所干的暴行。因為以後有一天會有很多書籍記載這些事情，但是，在適當時候有一件事情就足以說明一切，那就是不加任何注解地公布在這些恐怖的年代里我們國家所發生過的無數訴訟案件的口供。

我們在這几頁里不加任何偏見地提一下過去的事，因為要了解現在的情況，非提一下不可。

目前有一批被判刑關押在猶拉監獄的人，最近曾讓人們聽到關於他們的一些消息，他們寫了一份很長的介紹資料，其中有一段是他們怎樣在“司法”變成一種每天製造死尸的工業的時期被宣判的：

“我們是在一個令人非常恐怖的气氛中被宣判的，沒有一個証人敢於出庭辯護，任何真正合法的辯護都沒有。我們是完全听任殘害我們的人隨意判處的，只經過一次輕率的審訊。有很多被告被判处死刑，而且其中大部分已經執行了。其他人受到了長期監禁，那時宣判無罪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沒有任何可以判罪的根據也辦不到。在一般的情況下，判決都是在幕後決定的，被告被送上法庭不是為了審訊，而是為了判罪。我們只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這種情況。在阿爾果斯托里法院進行的一次審訊，宣讀判決以後，因為判決書中對一個被告有了一些減輕罪過的情節，當時一個名叫威里斯的原告律師、人所共知的占領者的狗腿子，掏出手槍就把被告打死了。在法庭當場行凶的這件慘殺案，從未有人追究過……”

人們已經看到，這些僥倖活下來的人也提出了一個例子。